

慈父带着咸菜陪着儿子省城治病 儿子留下“治不好”遗言跳楼身亡

最小的儿子张弓(化名)已经35岁了,至今还未婚娶。这是老父亲晚年最操心的一桩大事。

但这个担忧随即被没有尽头的恐惧所替代。张弓半个月前的一场高烧,让一家人手足无措,辗转送往合肥大医院救治后,“急性白血病”的结果让家人迈入另一个更为棘手的樊笼里。

昨日上午8时30分许,省城绩溪路安医附院西区病房楼6楼,张弓趁家人疏于看护,拧开阳台的玻璃门,从6楼阳台坠下,虽是摔至一片松软的泥土上,但还是因伤重当场身亡。

【男子身穿病号服坠楼身亡】

“22床病人去哪了?”护士进病房后,挂上药水。但空荡荡的床铺让护士有些意外。“没见到人出去啊,我们只听到阳台门响了一声。”邻床的病友也有些纳闷。护士进入阳台走廊,空无一人。不经意地朝阳台外一看,惊慌地叫出声。

一个穿病号服的男子面部朝下,倒在楼南的空地上,没有动弹。

很快,楼下聚集了不少人,围上前,发现尚有余温的男子身体疲软,“恐怕没救了。”赶来的医护人员随即进行抢救,心脏监视器上的几道笔直线条,再也没有一点轻微的抖动。

死者的身份很快被查清,叫张弓,35岁,是从6楼所住的病房阳台外坠下,颅脑重度损伤,不治身亡。

【一扇布帘隔开外界交流】

闻讯赶来的家人愣了好久,摇摇头,贴近张弓的遗体。其中一人就是张弓的老父亲,两行浊泪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滚下,但很快被袖角拭去。老父很坚强,蹲下身,轻唤几声儿子名字,背过身去。

张弓的遗体被简单收殓好,抱上推车,送往太平间。从病房大楼到太平间,区区几百米路程,老父几乎是在张弓堂哥的小心搀扶下,拖着不听使唤的腿脚走过去。

来到病房,张弓的病床在最里侧,一扇布帘隔开了与其他病友的交流。更何况这个来自岳西山区的家庭,张口即来的晦涩方言,也让病房其他人多半是靠连蒙带猜,才会弄明白一串含混不清的音节。

在入院治疗的半个多月时间里,张弓几乎很少跟人有过言语,“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,布帘都是拉着的,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”病友家属说。

【高烧不退入院,一查竟是白血病】

处理好前期善后事宜,张弓的堂哥和老父陆续回到病房。

“来住院都快半个月了,眼看快有起色了……”堂哥沮丧地摇摇头。初来异地,为了腾出时间照顾张弓,一家人甚至制定了陪护排班表,“他姐姐来照顾几天,然后换哥哥来,每个人看几天,这次轮到我来。”

8月初,持续的高烧不退和屡究不出的原因,让本在浙江做五金活计的张弓,再也无法克制内心的疑惑,回到老家岳西,“在县医院查了,说是肝硬化,我们也没耽搁。”堂

哥称。“至少没在岳西住一天院,我们就怕耽误治疗。”

拿着家里和外借的所有钱,老父带着他到了合肥,表示要尽全力给张弓治病,“再借(钱),也要瞧,他还年轻,还没结婚呢。”老父说。

张弓还伴随咯血的不适症状,经详细检查后,发现张弓并非肝硬化,而是一种血液病——急性白血病。农村人都知道,这病难治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,抱怨疼痛,张弓就流露出不愿治疗的念头。



人去床空,只剩未来得及注射的药水

【儿子的营养早餐与老父的咸菜】

8月27日下午,堂哥回到病房,竟发现张弓半坐在床上“他自个把管子拔了,一个劲地抱怨,‘这个病治不好了’。”张弓紧接着情绪激动地跳下病床,急着朝外走。堂哥发现不妙,一把搂住张弓,往床上拖,使他安静下来。

堂哥也透露,其实张弓也偷偷打听自己得的是什么病,从住院后,本来还算开朗的他就变得寡闷起来,茶饭不思。钱像流水般花去,积蓄几乎耗尽。

那一夜,老父就睡在阳台走廊里。他不止一次在心底嘀咕,“我儿打工做的是五金活,又不接触什么有毒物品,怎么会得了这个病?”

出事当天清早,父亲拎着饭盒给张

弓打了份营养早餐,一碗白米稀饭,一个大馍,一个透着麦香的面包,外加一个白壳蛋。怕吵着熟睡的儿子,饭盒就递到枕边的柜旁。

为了能省下每一笔可治病的钱,柜上两个瓶罐里的咸菜和豆豉,则是老父每日饭里的“佳肴”。

“我要去取化验单,他父亲出去打电话,跟老家人商量陪护的事情。”张弓的堂哥说,离去不久,可能早已睡醒的张弓获得了一个避开看护的机会,起身后没有动一口早餐,借着布帘的遮挡,走到阳台,做出了让一家人希望永远破碎的举动。

星级记者 张敏 文/图

昨晚,省城一男子高楼坠落 砸中轿车不治身亡



被坠楼男子砸中的轿车严重变形

星报讯(记者 王玮伟/文 黄洋洋/图) 昨晚7点10分左右,省城经开区翡翠路与丹霞路交口的一栋32层高楼发生一起坠楼事件,一名男子高空坠下砸中一辆轿车身亡。

记者赶到现场,了解到该栋大楼共有32层,1至4层为天宫国际酒店商务区,27至32层为该酒店客房区,5至26层为住户区。在酒店大门以西5米左右的路面停车场旁,记者看到被砸轿车为一辆灰色轿车,该车车顶、后备箱已严重变形,地面残留着一摊血迹。

“我在酒店里面吃饭,听到外面说有人坠楼,出来才发现自己的车被砸了。”被砸车辆的车主称,她出来时,120救护车已将伤者送往医院。随后,记者走进酒

店了解情况,但酒店前台人员称,酒店已经排查了商务区与住房区,坠楼男子未在酒店进行住宿登记,也未在酒店用餐。

在坠楼事件发生后,现场聚集了不少附近的居民纷纷议论。不过在记者的询问中,周边的居民都表示不认识坠楼男子。记者离开现场时,经开区公安分局的民警正在逐楼排查。

当晚9点,记者赶到安医二附院时,得知坠楼男子在送到医院时已死亡。医生说,坠楼男子年龄大约三十岁左右,身上未携带任何证件,仅在其口袋发现157元钱。

让人觉得奇怪的是,在坠楼男子被送往医院的这两个小时之内,坠楼男子的家人一直未出现。截至记者发稿前,民警正在联系坠楼男子家人。